

如雲集

孫犁 著



耕堂文录十种





耕堂文集十种

如雲集

孫犁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WENYI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云集 / 孙犁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2.5

(耕堂文录十种)

ISBN 978-7-5306-6104-8

I. ①如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1431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6 字数 155 千字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6.00 元

目 录

芸斋小说 / 1

 罗汉松 / 1

 续 弦 / 6

 石 榴 / 10

 我留下了声音 / 15

菜 花 / 20

转 移 / 23

吃菜根 / 27

拉洋片 / 30

看电视 / 33

悼曼晴 / 37

记邹明 / 41

记春节 / 52

悼万国儒 / 55

新居琐记 / 59

锁 门 / 59

民 工 / 61

装 修 / 64

记老邵 / 67

楼居随笔 / 75

观垂柳 / 75

观藤萝 / 76

听乡音 / 78

听风声 / 80

觅哲生 / 82

老同学 / 84

谈镜花水月 / 88

我的位置和价值 / 92

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 / 96

谈理解 / 126

谈闲情 / 129

一本小书的发现 / 132

《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》

校读后记 / 135

关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 / 138

我的经部书 / 142

我的史部书 / 147

我的子部书 / 152

我的集部书 / 159

我的丛书零种 / 167

朋友的彩笔 / 172

庚午文学杂记(一)/ 177

作家与新潮/ 177

作家与文化/ 178

作家与道德/ 181

作家与经济/ 183

希 望/ 184

庚午文学杂记(二)/ 186

大 奖/ 186

评 论/ 187

新 星/ 189

流 派/ 190

耕堂读书记/ 193

读《旧唐书》记/ 193

读《宋书·范曄传》/ 228

读《史记》记(上)/ 236

读《史记》记(中)/ 244

读《史记》记(下)/ 254

读《史记》记(跋)/ 262

读唐人传奇记/ 264

书衣文录/ 274

——附摭遗

芸斋短简/ 290

致李蒙英/ 290

致李克明/ 292

致段华/ 296

致孙柏昌/ 296

致卫建民/ 297

致杨天放/ 299

致郭志刚/ 299

致季涤尘/ 300

致单三娅/ 301

致杨坚/ 302

致常跃强/ 302

致李之珽/ 303

致刘文霄 / 304

致张志民 / 305

致姜德明 / 306

致黄伟经 / 308

致刘梦岚 / 309

致邹明 / 311

芸斋小说

罗汉松

现在,我养的花木中,这棵罗汉松可以说是长得最好的了。我每天搬出搬进,唯恐叫人偷了去。这是朋友老张送我的。老张一共送过我三盆花。第一次是一棵玻璃脆,他送来的时候,笑着对我说:“你养这种花最合适。”

他的意思是,我这个人很脆弱,弱不禁风,半死不活。他讽刺人,向来是不分场合的。

第二次是一棵栀子和这棵罗汉松。栀子不好养,早已死去了。罗汉松来时很小,十几年的工夫,我已经给它换过三次盆,现在它身上随便一个小枝,也比来时它的全身大。老张逝世将近五年了。时光流逝,人之云亡,尚不及草木长久。

老张送我花,并不是他出钱买的。他交游广,认识人多,又是老同志,名人作家,别人都乐于送给他东西。这些花,就是他从本市的一个大公园要来的,他认识那里的主任。

二十年代末,老张就和这个大城市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,在一个支部活动。当时在这一支部的,还有“十年女皇”。

他爱好文艺,三十年代初已发表了小说,并写了一部长篇,书名仿肖洛霍夫笔意,也叫做静静的什么,曾得到一个美国太太的奖金。查鲁迅日记,老张曾两次把这部小说寄给鲁迅先生,好像并没有引起先生的注意。那时,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,那么重视外国人的奖赏。更不认为,外国人鼓掌叫好的,就代表中国创作的高峰。

老张对文学孜孜矻矻,可以说是终生不懈。在写作上也很努力,虽然说不上很严肃。“文革”期间,他曾企图把过去写的一部现实小说,改写成应时的作品,结果徒劳心力,没人给他出版。

以他的资历,本来有很多机会去做大官,他都没有去做。抗日时期,他在一个地区当了几天社会部长,进城以后,又当了几天工会宣传部长,终于以作家身份,了其一

生。

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，共同度过了那艰难危险的岁月。他一直没有离开冀中，他不愿到山里去，那里生活太苦。在冀中，领导了解他，群众关系也好。他打游击，不避阶级嫌疑，常住在地主富农家里，这些人家，都有子女在外抗日。他到一家，大伯、大娘叫得很亲热，既保险，又能吃到好饭食。他有时住在我家，我父亲总要到集上去买肉。有一年夏天，他走了一天，干渴得很，正好我父亲在井里泡着一个大西瓜，取出来叫他吃，说他真有口福。

进城后，老张几次自做对虾，装满大饭盒，给我母亲送来。老伴病了，老张也曾到医院看望。后我因无人照顾，多次到他家赶饭。他对女儿们说：“不要厌烦，过去，我也常在人家吃饭。”

老张的口福，是有名的。抗日期间，我从路西回来，帮他编书。他们一天的菜金是五分，我是客人，三角，他就提出跟我合伙。“五一”大扫荡，扫来扫去，把他扫到深县南部的大桃园，在里面待了三天三夜，吃的都是蜜桃。抗日胜利后我回到家里，父亲给我炖了一个肘子，刚刚炖烂，他就从外村赶来了，进屋大笑着说：“我在八里以外，就闻到香味了。”

进城以后，他是市长的老朋友，经常赴宴。打听哪里有宴会，只要主客一方是熟人，他就跑去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北京开会，散会以后，我同康、侯等人约好，到东安市场吃饭，并没约他。他就跟在后面，一直进了饭馆，大家都不以为怪。

他不只有口福。别人的书，经过战争、土改，都散失了。他的书没有散失，反增加了。他到处搜罗书籍。土改时，他主管的小区，发现了一部《海上述林》。他上书中央负责同志，请求批准他获得这部他渴望已久的书。他的手稿、日记，也保存得很妥帖，丝毫没有遗失。有一次，他到路西去，父亲托他带给我一些零用钱，并叫妻子把钱缝在他的夹袄腋下。他到了路西，我已去延安，他把钱也买了书。

历次政治运动，他都以老运动员，或称老油条的功夫，顺利通过。土改时，他是组长，当然不会有问题。文化大革命初期，他当机立断，以“左”派姿态，批评了市委文教书记。在那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，他一改平日邋邋遢遢的形象，穿上一件时兴的浅色的确良新村衣，举止活泼，充满朝气，以自别于那些忧心忡忡垂头丧气的人物。

身为作家，参加革命久，历史复杂，说话随便，伤人很多的他，在这场动乱中，几乎没有任何风险，没有烧到一

根毫毛。当不少同行家破人亡之际,他的家庭,竟能保持钟簾不移、庙貌未改的状态,这在全国也恐怕是少见的。并且不久就出入炙手可热的王曼恬的官邸,更使人叹服他的应变能力了。

据我思考,老张得力之处,在于处世待人。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清高孤僻,落落寡合。什么人他都交接,什么事都谈得。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,对他有用的人。他以作家的敏感,去了解对方的心意;然后以官场的法术,去讨得他们的欢心。他对顶头上级,如宣传部长,甚至宣传干事,都毕恭毕敬。可以当着很多人的面,去拍他们的马屁,插科打诨,旁若无人。有一次,在我家里,他竟拍起一个后生晚辈的马屁,使我大吃一惊。这个后生,是他机关造反组织的一个核心成员。那时“文革”已近尾声,老张还对他如此恭敬。我就此事,请教过一位明达。他说,前途未卜,后生之后,还有大头目。老张在后生面前能做如此表现,大头目知道也会高兴。他们如继续得势,老张自然得到好处。

芸斋主人曰:抗日时期,老张写了不少剧本,曾自称是冀中区的莫里哀。三十过后,方得结婚。及撰文,相交过久,印象丛脞,不易下笔。老张熟知冀中生活掌故,人多称之,

然亦有谓,其言多夸夸,华而不实,因有“倒二八”之讥。噫!当年革命如渡急湍,政治如处旋涡。老张不只游戏人生,且亦游戏政治。其真善泳者乎!

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写讫

续 弦

一九七一年四月间,老伴在医院死去。我知道以后,劝住孩子们莫哭,先把他们的老姨叫来。她是我一九五三年从老家带出来,在我家帮了几年忙,后来参加工作的。

机关的革委会,原来派了一个人帮着办丧事。这个人抄过我们的家,我不愿去叫他,他听说后也来了。我找了几位老同志帮忙,他们是杨、贾、石、马。我写在这里,是表示永志不忘。

因为孩子们没有经验,置备的装裹又很简单,妻长时间露面躺在停尸板上,我从口袋掏出一块旧手绢,蒙在她的脸上,算是向她作了最后的诀别。她的脸很平静,好像解除了生前的一切痛苦。

我那时处境还不好,前途未卜。孩子们各有心思,对

我也冷淡。我每天劳动回来,在小屋里闷坐着。有次路遇大雨,衣服全湿透了,回到屋里,也没有人过问,自己连抽了三支烟,以驱寒冷。

慢慢,我想再找个老伴。说是续弦,这是附会风雅。老伴从二十一岁以身相许,那时彼此有多少幻想。四十多年,经历了无数艰辛,难言之苦,最后这样相离而去。以后的事,还能往好里想吗?

我最初属意机关食堂里的一位妇女,她四十来岁,中等身材,皮肤很白皙,脸上有些雀斑,胸前很丰满,我在食堂劳动时,对我态度和蔼。她是顶替死去了的丈夫,家也住在佟楼。晚上,我们常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。

但我没敢向别人透露过,因为想到,既不属于一个阶级,我有些自惭形秽,怕高攀不上。

不久,有一位女同志,愿意给我介绍,是在她那里帮忙的姨母,预定在老梁家见面。我如期去了,一进大门,老梁的妻子就斥责我:“衣服也不换一下,大好天,你戴个破草帽来干什么!”

进到屋里,形式很隆重,女方来了四个亲属。

“你现在住的那房子很小吧?”女方的母亲问。

“也很低。”我说,“有个蚊子臭虫什么的在房顶上,我

一伸手就摸着了。”

全场默然。

我告辞出来，心想，女方长得太黑，也太胖了。

第二次，老梁的爱人又给我介绍一位会计，苏州人。我一听生在苏州，觉得很好，在梁家三楼小书房见面。事先按照介绍人的嘱咐，我换了一身干净些的衣服，没有戴草帽。当然那时也不是戴草帽的季节了。

见过以后，女方对我评价很好，她对介绍人说：“不好说话，不是缺点，他是个作家么！”

我却认为她个儿太矮了。

听说我在找老伴，朋友们都愿意帮忙。在北京军队工作的老魏，给介绍一位流落在江西的女同志。说原来是一位大校的妻子，并托老王把一张相片带到天津来。

老王给我打电话，叫我即刻去，说得很神秘，并有他习惯的那种加惠于人的味道。

我到了他那里，他正在用一块当作放大镜的有机玻璃，端详照片。

我接到手里一看，果然不错。当然，这是女方年轻时的照片，距现在已经十多年了。

不久，老魏打听到了这位女同志的下落。她后来给我